

訂茶

譌餘

雜客

錄話

上

清阮葵生撰

清胡鳴玉撰

茶餘客話
訂譌雜錄

下冊

世界書局

茶餘客話 / (清) 阮葵生撰.

訂譌雜錄 / (清) 胡鳴玉撰.

--一版.--臺北市：

世界, 2009. 02 印刷

冊；公分 (中國文化經典, 讀書劄記)

ISBN : 978-957-06-0292-0 (全套：平裝)

857.17

98002099

〈中國文化經典 讀書劄記〉

茶餘客話 · 訂譌雜錄 下冊

716-0731

著者 / (清) 阮葵生撰、(清) 胡鳴玉撰

發行人 / 閻初

發行者 /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

地址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

電話 / (〇二) 二三一一—三八三四

傳真 / (〇二) 二三三一—七九六三

網址 / www.worldbook.com.tw

劃撥帳號 / 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

出版日期 /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一版四刷

定價 / 台幣九〇〇元

◎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茶餘客話卷十五

山陽阮葵生著

三清

道家之學。出於老子。其所謂三清。蓋做釋氏三身爲之。佛氏法身釋迦之性。報身釋迦之德業。肉身釋迦之眞身。而實有之也。今宗其教者。分三像而列之。已失其指。而道家遂尊老子爲三清。曰元始天尊。曰太上道君。曰太上老君。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。且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君。又非老子之法身報身。設爲三像。亦非與老子爲一。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。見朱子語錄。

黃庭內景經

黃庭內景經。乃太上道君於蕊珠宮作七言咏歌。以發修命繕性之要。生人一身歸宿。皆在泥丸。而作用皆在心。三庭三田之內有餘地焉。真人在己莫問隣。若預知後之有取於西隣者。此經自景林王真人傳之南嶽魏夫人。南真遷化後幾三千年。而後傳之東華楊司命。司命以今隸傳護軍長史許思玄。少子上計掾導相翔。導翔之子許。○此二句疑有誤。據雲笈七籤。護軍長史名許謐。其少子名玉斧。長子則名翺。字道翔。晉安守孔默罷郡還。以重幣勤禮懇之黃民。始得傳寫。孔不及奉誦。而其子熙先、綜先才而狂。謂經語誦之萬偏卽得仙。以爲妖妄。被酒悉取燔之。後誘其舅范蔚宗曄反。族滅。繕寫人王興私各錄一本自隨。渡錢

塘漂沒。僅內景存。乃深信萬徧之說。甫誦而火燬其廬。再誦之靈臺。而雨漬其帙。遂氣結死深山中。而經卷之在二氏者絕矣。王靈期造黃民。懇得之。輒加損益。傳以麗藻。遂盛行於世。及黃民歸錢唐。乃留真經一廚付馬朗。後在苒不復能取而卒。馬氏寶奉之。其人皆壽考。大富三世。移事佛而經稍散佚。其後正本錄本雜寓於陸修靜、孔瓘、杜京產、顧歡、鍾法師、樓居士諸公所。陶隱居百方購得之。陶有神鑒。獨能辨楊君及二許真蹟。而內外景悉備。閱之茅山。今道藏所存本是也。

道家

九流惟道家爲多端。昔黃、老、列、莊之言。清靜無爲而已。煉養服食所不道也。赤松子、魏伯陽則言煉養而不言清靜。盧生、李少君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。張道陵、元魏寇謙之則言符錄而不言煉養服食。迨杜光庭以來。至近世黃冠。獨言經典科教。蓋不惟清靜之旨趣。懵焉無聞。而煉養服食之書。亦未嘗過而問焉矣。而悉宗老氏。以託於道家者流。不亦謬乎。夫道以深爲根。以約爲紀。以虛極靜篤爲至。故曰。虛者。道之常。因者。君之綱。此古聖秉要執中。南面無爲之術。豈其有幾於長生哉。耳昧者棄本逐末。誕欺迂怪者。因而乘之。假託之書。彌以益衆。嗟乎。世惟卓識殫洽者。能辨學之正僞。彼方士烏能知其純駁。擇善而從也。符籙自寇謙之之後。唐則明崇儼、葉法

善、翟乾祐。五代則譚紫霄。宋則薩守堅、王文卿等。而林靈素最顯。科醮始自杜光庭。宋世尤重其教。自朝廷至里巷。所在盛行。南渡。白玉蟾亦爲人奏章。今二業皆無甚表著者。惟張真人襲世職而已。明憲宗時。有李孜省、鄧常恩。流爲房中術。明世宗時。邵元節、陶典真突起。勢壓張真人之上。一解不如一解。大都如斯。

天師改真人

明太祖取江西。天師四十二代孫張正常遣入朝見。後屢朝京師。洪武初。上謂天至尊無上。豈得有師。遂革舊號。改曰真人。

明道流不預朝會

明孝宗時。道流崔志端掌太常。晉禮部尙書銜。遇經筵。不與六卿陪列。志端上疏自請云。臣列春卿之長。經筵見擯非宜。下輔臣議。孔、孟之言非黃冠所習。不宜扈從。上是之。萬曆己卯。龍虎山真人張國祥朝覲。綴班二品。上謂道冠羽衣不肅觀瞻。方外之人焉用朝參。無民社責何須入覲。今後非奉召勿令來京。後又復三年覲期。然終不預朝會。終明世皆然。

三官經

世所傳三官經。或云係明英宗在南宮幽居無聊時所作。

老子父師

前涼錄云。張重華讎羣寮於閒豫庭。講論經義。顧問綏綏曰。老聃父子何爲。綏曰。聃父名乾。字光杲。胎則無耳。一目不明。孤單。年七十二無妻。與鄰女益壽氏老女野合。懷胎十年。乃生老子。又南唐書。益壽氏女嬰敷。抱朴子金丹云。元君者。老子之師也。其太清觀天經云。上士得道。昇爲天官。中士得道。棲集崑崙。下士得道。長生世間。又符子曰。老子之師。名釋迦文。又老子西昇經云。吾師化遊西竺。善入泥洹。

宋濂論三官

宋濂論三官。按漢熹平間。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。張角、張魯爲五斗米道。其法略同。而魯爲尤盛。蓋自其祖陵、父衡。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。制鬼卒祭酒等號。分領簿衆。有疾者令其自首。書氏名及服罪之意。作三通。其一上之天著山。其一埋之地。其一沈之水。謂之天地水三官。而三官之名。實昉於此。夫至高者天。至厚者地。水縱大。亦兩間一物耳。何得與天地抗哉。今並稱之爲三。吾未知其何說也。

足寒

素書云。足寒傷心。人怨傷國。注。謂冲和之氣生於足。而流於四肢。養生者。冬日必暖其足。予自

三十後。夜眠足凍。則竟夜不能交睫。四十後。冬夜非酒則足不暖。此早衰之徵。

養生之道

顏修來極言養生之道。謂軀體猶炭也。神氣猶火也。火傳於炭。然後能爲功。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。炭當風則易燼。置之密室。覆以重灰。則燼獨遲。要末有不燼者。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。謂死有定期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。此喻殊有識解。然修來卒時年僅四十。吾師邱恭亭先生最服膺是語。一生無病。年亦僅逾六十耳。

養身養心

司空表聖詩云。昨日流鶯今日蟬。起來又是夕陽天。六龍飛轡常相窘。更忍垂危自着鞭。蓋戒好色自戕者也。呂廉史詩云。昔年曾嘆未腰金。纔得腰金病已侵。早起晴窗三握髮。滿頭霜雪促歸心。貽子書云。汝可多養黃毛雞。多釀紅麴酒。以待我歸。讀二詩可悟養身養心之道。蓮池語錄。趙州八十猶行脚。祇爲心頭未了然。及至歸來無一事。始知虛費草鞋錢。爲日暮途遠者頂門下針。

忙閑

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。太忙則性真不見。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。山谷與洪氏甥書。尺璧之陰。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。一以讀書。一以爲棊酒。則公私皆辦。爲京官者。

宜味此語。

靜坐讀書

宋宣和帖云。隨宜飲食常充腹。取次衣裘亦暖身。未必得年非瘦薄。何妨長福是單貧。老龜豈羨犧牲飽。蟠木甯爭桃李春。隨分自安心自斷。是非何用問閑人。東坡云。無事此靜坐。一日是兩日。若活七十年。便是百四十。若如坡語。則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。雖活七十歲。只算三十歲耳。陳眉公云。掃地焚香。清福已具。有福者佐以讀書。無福者便生他想。予向於京師寓齋粘聯句云。無事此靜坐。有福方讀書。

黃庭堅知足

黃山谷嘗言。人生歲衣十匹。日食兩杯。而終歲恭然疲役。此何理男女緣。渠儂墜地。自有衣食分。所謂誕置之隘巷。牛羊腓字之。其不應凍飢溝壑者。天下莫能轉也。今蹙眉終日。正爲百草憂春雨耳。青山白雲。江湖之水湛然。可復有不足之嘆耶。見筆塵。莫是龍語。

李孝基

北史。李孝基字元操。仕齊爲給事中。不留意於文筆。人問之。曰。五十之年。倏然而過。鬢垂素髮。筋力已衰。宦情人意。一時盡矣。暇日輒引賓客。弦歌對酒。終日爲歡。

長生之法

沈寓山云。真氣自守。內無飢渴。和氣自衛。外無寒暑。衣食所需。不復動念。耳目聰明。思慮清淨。步履輕健。寢寐安和。活一日一月。一年百年。任其自然。如此足矣。字字真諦。又云。心息相依。息調心靜。神氣交養。氣定神全。予取以題臥室門楹。

善養生者

柳公度云。不以氣海熟生物。煖冷物。時號善養生者。少陵詩云。衰年關膈冷。味暖併無憂。明李實君戒洩氣。皆養生家近裏着己之論。

相國之女奉佛

王太倉女。爲曇陽大師。緱山、梅村集中皆誌其靈蹟。張江陵女。貌如天人。不甚言笑。嫁司空劉一儒字小霄。子戡之。亦有才貌。舉於鄉。女終身不與同衿裾。惟日默誦經。問何經名。不答。數年趺坐而逝。二女同時出相國家。亦異。

邵雍詩

邵堯夫詩。夏去休言暑。冬來始講寒。則心不着。又云美酒飲微醉後。好花看到半開時。觀此二語。真快活煞人。

生死

陽城白季文云。人生世間。度一日則少一日。如牽羊赴屠。進一步則近死一步。達人不懼者。亦自計無免死之方。雖憂煎何益。此語近愚而煞有趣。且說得怕人。是以士大夫當步步行好生之事。尤須時時存可死之心。則有三分道氣者矣。

今人作事

謝上蔡云。今人作事。只要誇耀他人耳目。渾不關自家受用。此語煞是可參。試觀萬人海中。衣馬宮室。文章議論。徒博庸人之贊嘆。孰是顧自家實在受用者。

睡訣

蔡季通睡訣云。睡側而屈。醒正而伸。早晚以時。先睡心。後睡眼。朱子以爲古今未發之妙。又金方云。半醉後。獨自宿。軟枕頭。暖蓋足。能息心。自瞑目。

北梨南蔗

酒灼真陰。鹹耗真液。北梨南蔗。可解酒化鹹。冬月宜煮食。食訖以濕水漱口。無齒疾。以紙撚刺鼻噴嚏。則氣通目明。痰自化。

四暢

古人以理髮、搔背、剔耳、刺鼻。爲四暢。此小安樂法。

早起

鷄鳴鳥未噪。人未動之先。陽氣清盛。宜起坐衾中。收此氣以自養。大能益人。且於死時帶得去。古人云。惟五更蚤起。可以勾當自家事。蓋謂此也。以上數則皆節錄白季文語。

董陳信煉金術

董思白、陳眉公。皆信黃白之術。

長壽

鍾子警年百十有四。寓白雲觀。短而鰲髮半白。人間何以壽。曰。終身不娶。不怒。不多飲酒。不

識數目。弇州稿。

惡土善土

惡土雖善種不生。善土雖惡種不死。

心神

田藝衡玉笑零音一則云。心全者以身爲朽骨。神超者以心爲死灰。元合者以神爲礙影。

四不可

拘儒不可與談玄。腐儒不可與談道。癡人不可與說夢。達人不可與言命。

夢榮夢辱

君子寢義。多夢榮。小人寢利。多夢辱。

倚牆之樹

倚牆之樹。盜之橋也。倚床之僕。奸之招也。

厭與戀

倪文節公云。貧賤人一無所有。臨終脫去一厭字。富貴人無所不有。臨終帶去一戀字。夫脫一厭字。如釋重負。拔去病根。帶一戀字。如承枷杻。更留惡種。

藥獸

神農時。有白民進藥獸。人有疾病。則拊其獸授之語。語已。獸竊如野外。銜一草歸。搗汁服之。卽愈。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。久之如方悉驗。古傳云。黃帝嘗百草。非也。故虞卿曰。黃帝師藥獸而知醫。見芸窗私志。

李杲得藏金

李杲。字明之。其祖貧時。夜坐讀書。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。與杲祖坐談。甚美。祖問汝是何鬼。

神耶。女取筆書几曰。許身媿比雙南。復入地。已而閱子美詩。知爲金。掘之得一筥。壓以石。石面刻云。金一筥。畀李氏。孫以醫名後世。杲後從張元素學醫。盡得其術。世稱東垣先生。

人精

周舒州刺史張懷肅。唐左侍郎中任正名。皆好服人精。向不信其言。武林陸賓之語余曰。李敏達公在杭州。獲一盜。杖之。杖迸起。不着體。敏達後善視之。叩其術。殆服人精云。

痘

小兒出痘。古醫書無之。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。然亦唐以後語也。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。抑古人不之識耶。偶讀文苑英華黃滔作陳先生序。第七百七篇先生諱黯。年十三。謁清源牧。時痘新愈。牧

戲之曰。藻花才面花。胡不咏歌。先生應聲曰。玳瑁應難比。斑犀定不加。天嫌未端正。滿面與裝花。痘字見文中或始此。

溫足凍腦

金匱要略云。冬日伸足臥。則一身俱暖。雲笈七籤云。冬臥向北。宜溫足凍腦。其言大近理。

天門冬茯苓

取天門冬茯苓爲末。或酒或水調。每日頻飲。大寒時不畏風雪。○十二卷本此條併入北梨南蔗條後。

死於非命者

自縊死者。其下必有薪炭。日深一日。速掘之。則禍止。溺死者裸。雷死者不可葬。虎食者自解衣挂樹。此皆不可曉也。

顧亭林談養生

顧亭林謂董子言。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。故新壯者。十日而一遊於房。中年倍新壯。始衰倍中年。中衰倍始衰。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。亭林無子。傳青主診脉。勸之納一妾。不二年疾作。遂出之。然亭林嘗稱青主君子人也。張稷若云。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爲君子者乎。

傳青主愛花

太原古晉陽。城中有傳先生賣藥處。立牌衛生堂藥餌五字。乃先生筆也。青主善醫而不耐俗。病家多不能致。然素喜看花。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。令善先生者誘致之。一聞病人呻吟。僧卽言羈旅貧無力延醫耳。先生卽爲治劑。無不應手而愈也。其性癖如此。

醫須謹慎

吾家代有精醫者。余少時亦涉獵及之。初時投之僮奴。無不奇效。繼乃大謬不然。因緘口不言醫數十年。凡遇疾作。俱不服藥。病無不就痊。紫坪幼多疾疢。一歲中臥牀第者幾半。常取方書置枕

畔。日展閱之。頗有會悟。歲丙寅。塾師患脾泄之症。諸醫劑方以進。輒不效。紫坪時年十三。取醫所訂方增減之。一服而瘥。衆以爲神。然是時塾師甚嚴。經史詩文外。不許妄有所窺。弱冠後。病良已。遂不復竟其業。近年以來。尤絕口不談醫。有以診疾求者。輒固拒之。客問其故。紫坪曰。君不見錄囚者乎。情罪既得。縣以上之郡。郡以上之司。由督撫以達於部。部臣不敢專。請命上裁。暨勾決之旨既下。猶俟部科三覆奏而後行刑。蓋人命之重也如此。稍有枉濫。罪譴隨之。今醫家則不然。三指一按。五毒卽投。毫釐之差。幽冥飲痛。是聖世於有罪之人。尙反覆以求其生。而醫家乃於無罪之人。無端而迫就死地。原其初心。非必欲草菅人命。久之智昏手滑。視爲泛常。天道好還。不有人禍。必有鬼責。吾念此輒爲寒心。術可不慎哉。嗚呼。是仁人之言也。高麗人用藥止一味兩味。至三味則極多矣。未有至四味者。

一生不服藥

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。從無疾苦。年九十七乃終。六十以後。與少女同臥。長則遣去。皆宛然處子。燕玉暖老。當作如是觀。

索倫人治疾

索倫人遇疾病。其家束草象人。或如禽獸狀。擊鼓作厲詞以祭。喧而送至遠處。梟其首於道。曰逐

鬼。病者聞之。心安而疾除矣。

脉訣

朱子謂俗傳脉訣詞。最鄙淺。非叔和本書。乃能直指高骨爲關。柳貫曰。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。不知其正出王叔和脉經也。至脉訣。乃宋中世人僞託。或曰。脉訣乃五代高陽生所著。

人胎

計然云。人受命於天地。變化而生。一月而膏。二月而脉。三月而胚。謂如水泡之狀。四月而胎。謂如水中蝦蟆胎也。五月而筋。六月而骨。謂血氣變化爲肉。肉爲脂。脂爲骨也。七月而成形。八月而動。九月而躁。十月而生。

六氣

諸風掉眩。皆屬肝木。諸痛痒瘡。皆屬心火。諸濕腫滿。皆屬脾土。諸氣憤鬱。皆屬肺金。諸寒收引。皆屬腎水。此病之因於五運者也。諸暴強直。皆屬於風。諸嘔吐酸。皆屬於熱。諸躁擾狂。皆屬於火。諸痿強直。皆屬於濕。諸澁枯涸。皆屬於燥。諸水液澄澈清冷。皆屬於寒。此病之由於六氣者也。醫宗紙上高明有學問者。其言大都如是。而同一病者。人異其症。治異其方。生死異其驗。遲速異其候。安得據紙上之陳言。而一概執以試民命乎。